

聯誼會

重金屬扶輪

如果你認為重金屬音樂
與扶輪不搭調，
再多想一下

撰文：Joseph Derr

菲力克斯·漢茲 Felix Heintz 說：「重金屬樂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部份，扶輪也是。現在我把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不久前，身為德國巴伐利亞國際 Bavaria International 網路扶輪社社員的漢茲還不認為這樣的融合是可能的事。可是今天，他與來自 13 個國家的 165 個人正在扶輪社員重金屬樂迷聯誼會 (Rotarian Metalhead Fellowship) 中一起搖滾。他們頌揚這種喧鬧風格的搖滾樂，代表性的樂團包括「金屬製品」(Metallica) 及「鐵娘子樂團」(Iron Maiden)。漢茲說：「扶輪裡頭的金屬樂迷比你以為的還要多。」

該聯誼會會員的年齡從 16 歲到 75 歲上下不等，包括扶輪社員、扶青社社員、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及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參加者，以及來自扶輪家庭之外的人。加拿大大西洋國際護照 (Atlantic International Passport) 扶輪社社員馬汀·巴比諾 Martine Babineau 表示，這個聯誼會有助於展現扶輪不同於許多人預期的一面。「本組織自許有義務阻止人們根據他們認為扶輪社員應有的樣子來判斷他人。」

這個聯誼會填補了在 2018 年共同創立這個團體的曼努奇·沙里茲 Manouchehr Shamsrizi 內心所感受到的空缺。他說：「保羅·哈里斯曾說過：『友誼是扶輪的基石 (rock)。』我們相信他說的對，可是我們把這句話改一下：一起搖滾 (rock)，建立友誼。」

重金屬記憶

在高中，舞會 DJ 都是重金屬樂迷，所以他們會穿插金屬樂組曲，我們便可以霸佔整個舞池。在那段短短的時間裡，沒有人在意別人怎麼看你。感覺就是很自由。現在我會在車子裡搖擺，重溫那個感覺。」——馬汀·巴比諾



隨音樂用力甩頭 的人道主義者

在 2019 年的德國重金屬樂盛會——瓦肯戶外音樂節 (Wacken Open Air)，該聯誼會設立攤位並為根除小兒麻痺募集超過 3,000 美元。在 2019 年漢堡國際扶輪年會中的遊河行程為支持重金屬樂手的非營利組織「瓦肯基金會」(Wacken Foundation) 募集資金。為了因應新冠病毒疫情，該聯誼會設計附有該會標誌的口罩。詳情請見 metalhead fellowship.org。

1989 年在倫敦漢默史密斯體育場聽「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 的演唱會：這個音樂太強大，你不是用耳朵聽，是拿心拿肺來聽。」——英格蘭創新 (安格利亞東區) (Innovation – East Anglia) 網路扶輪社社員李·馬丁 Lee Martin

10 歲時，有位朋友給我看一張「鐵娘子樂團」的黑膠唱片。〈願爾名見聖〉(Hallowed Be Thy Name) 這首歌為我開啟了音樂的新的可能性。——巴西阿古多 (Agudo) 扶輪社丹尼斯·葛巴西 Dênis Gerbassi de Oliveira

消除刻板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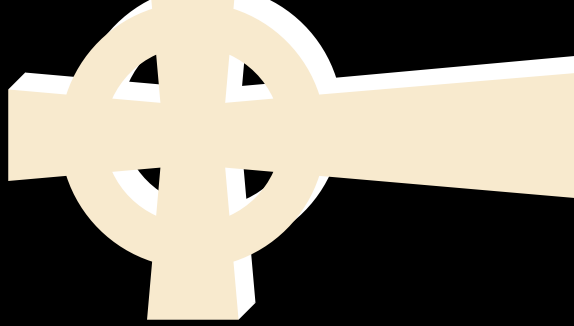
金屬樂迷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樂於助人、積極社交、無攻擊性、正向思考、愛好和平、生活均衡，且通常也是受過最良好教育的人！——Matthias Kirchgessner

我不會把「大讚」(Horns Up) 手勢看成惡魔的象徵。那只是辨識金屬樂迷同好的方式，類似我們佩戴扶輪別針來表示

我們是扶輪社員一樣。——Anthony Wadell

對我來說，金屬樂相當於現代的古典樂。大多數的金屬樂手要演奏一流的音樂需要每天練習好幾小時才能維持。我確信要是莫札特或帕格列尼今日在世，他們就會演奏重金屬樂！——Matthias Kirchgessner

BLACK & BA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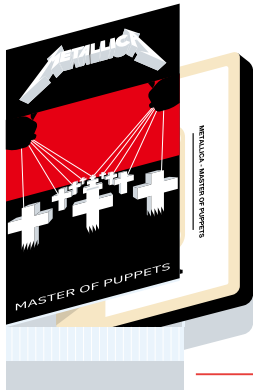
我很幸運有瓦肯露天音樂節的後台出入證。你最喜歡的金屬樂團就在幾公尺外，再望過去就是 8 萬名觀眾。這實在太神奇了。

——菲力克斯·漢茲



菲力克斯·漢茲在婚禮上，因為他太太所挑選的婚禮進行曲，公開向她示愛。她所挑選的是「金屬製品」的〈其他一切不重要〉(Nothing Else Matters)。

——賀德倫·羅森朵恩 Heidrun Rosendorn，德國法蘭克福機場 (Frankfurt Airport) 扶輪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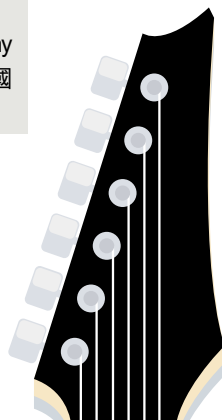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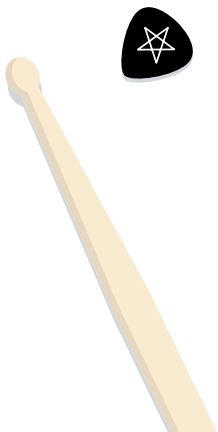


我是考古學家，有次在約旦安曼附近的挖掘地隨意拿起「金屬製品」〈傀儡大師〉(Master of Puppets) 的錄音帶。一邊聽金屬製品，一邊在古代文化遺址東挖西掘兩個月後，讓我深深欣賞這種音樂類型。那張專輯對我當時生命的影響非常深遠。

——安東尼·瓦德爾 Anthony Waddell，加拿大大西洋國際護照扶輪社

「扶輪是家人，重金屬是家。」

—— Matthias Kirchgessner



扶輪讚美歌

「金屬製品」的〈流浪四方〉(Wherever I May Roam) 其中有一句：「無論我流浪何處，我可以安歇的地方就是家。」那就是扶輪給我的感覺。

—— Martine Babineau

「夢想劇場」(Dream Theater) 的〈答案在心中〉(The Answer Lies Within) 我認為這與尋找真理及同理心有關，這二者是我們志願服務的根基。「努力奉獻，不要都據為己有。」

—— Denis Gerbassi de Oliveira

「猶大祭司」(Judas Priest) 的〈你想錯了〉(You've Got Another Thing Comin') 其中有一句：「我要活得精彩！」那就是我的生命哲學。我努力把生活過得最好，在自己開心的同時也讓別人的生命變得更好。我想許多扶輪社員也會有同感。

—— Annika Blanke，德國 D-1850 網路扶輪社

「潘特拉」(Pantera) 樂團的〈我的名字是革命〉(Revolution Is My Name) 這首歌的重點在指出我們今日必須擁抱改變。我認為那就是扶輪現在面臨的情況：我們需要做一些改變來保持本組織的重要性。或許在下一次年會來一點金屬樂會給予扶輪熱力來做這樣的躍進。

—— Anthony Waddell

「永恆之子」(Sons of Eternity) 的「沈默」(In Silence) 我們錄製了這首扶輪金屬樂迷聯誼會的官方歌曲，收錄在即將發行的首張專輯裡（與重金屬樂一流製作人薩加·佩斯 Sascha Paeth 合作）。這首歌探討我們在今天所面臨的許多議題：恐怖、社會不義、仇恨、種族主義、暴力、飢餓、戰爭。在過門橋段中，我們還融入四大考驗。

——永恆之子 吉他手 Matthias "Church" Kirchgessner，德國諾伊斯塔特／艾施 (Neustadt/Aisch) 扶輪社